

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一

物九

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精神訓 諸著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奉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
篇以題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未成形之時無
有形生有形故天成爲天地成爲天地皆未形成之氣也
莫知其門也 莫知其門也矣讀救滅之枝閔讀子義之閔
頌言項羽之項鳴讀子贊之贊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
二神混生經天營地 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
知其所終極 孔深泊乎莫知其所止息治貌也

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
形散也八極八方各有所能形散反其根精神無形故能
形散反其根柔陰陽也
我尚何存言人死各有所是故聖
形散反其根柔陰陽也
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 參之以天
人之謂猶以天

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
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
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
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

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
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
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謂道也二日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
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
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
手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
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
始育如二月也
而肢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
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 肺象朱雀
大外景故主目也
而膽主口 膽勇者決所以主口也
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 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
也故耳也
五行九解 四時春夏秋冬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解也一說謂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也一說
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
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 膽金也
之所出肺爲氣肺火也肝木也木爲雲故爲雲
腎爲雨 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風
腎爲雨電腎水也水爲光故爲電脾爲雷以

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是
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
鳥踰猶蹲也謂三足而月中有蟾蜍蟾蜍日
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讀風雨非
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災星
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莫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餘準此也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止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是故面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面氣能專于五藏專而不外越則肾腹充而嗜慾省矣肾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言已之教志也僻邪也勝或作迷言教或迷去故行正而不邪也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

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竇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侈欲故神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丘山者大也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尚也爲治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少道故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可以相物也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亦物也物亦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其殺我也將以何損亦當以何益乎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誠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其生我也不疆求已已止也言其殺我也不疆求已已止也言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是死欲生而不事治憎喜人有惡疾已者已不憎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貧時也諭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之於比有形

養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於刑辟之戮也夫惟能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上一進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下一物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

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何心極嗜慾淫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亂也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

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入然則
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
又安知所善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
害也。其利不知憎死之害也。

止性也。夫造化者之權，授物也。權，引也。譬
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金盞也。
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
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治官也。謂
耳，擊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爲
益盞亦無以異矣。無以異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
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澗之家決澗
而注之江澗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
異其浸園也。其在澗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
澗，空虛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
不憚也。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

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
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業事也。夫悲
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
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以天其死也物
化如物之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
神澹然無極無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散雜
於物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

形勢而不休則蹶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
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
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珍玉也。璜，直猶
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但也是故聖
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
甚親抱德煥和以順于天。煥，火向火中火
氣以順天道也。養之養與道爲際與德爲隣。際，合也。比，也。不爲福
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恨死
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燭，謂真人者性合
于道也。真人者虛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
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
精神也。識其外，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
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屋也。樊，讀音大。參，飯之飯也。茫然彷彿
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也。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弟載於心是故死生亦
大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
與之矜抱矣。矜抱猶持著者言不以天地養
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殊。瑕，錯也。忤，見利
物相雜扭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是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熟
之故不與見事有者見事有者。

能眩惑故能守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其宗宗本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渾然而往還然而來

渾轉行貌迷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迷讀形
謂緣衣之綠也。渾謂大珠揮揮之揮也。形
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論無爲也。忘其五藏
而然制者決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點點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不得
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綱有待
而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烹也。而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
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開
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
尊窮寵猶行客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視
毛嫱西施猶顛醜也。毛嫱西施皆古之美人
也。但其像耳。目斯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爲一
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者
有神而不行。言不獨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

而立至清之中。模猶質也。渾不散之。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瘦不夢。神內守也。其魄不抑。其魂不騰。魄陰神魄。陽神陰不沈。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太宵長夜。其直瞑於大道之處。而覺視于昭昭矣。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反復之中也。言處冥視昭昭矣。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教于無形埒之野。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無形像之境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能形容可得見乎。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也。神也。人也。居而無所言。其處無常所。其處無常所。其處無常所。

○人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傳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行。若吹响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兔浴蟬鑽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傳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也。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假至也。上至於道。也或作蟬墓。雲氣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也屬無常所。其處無常所。其處無常所。其處無常所。

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從。孰暇知其所爲。而無損於心革改也。人形體備具咸。或作化也。心渝神變。有改更而作革也。言人形體有改更而作革也。生離其宅。則死吉人難死精也。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也。夫癲者趨不變。神病也。觀者禮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故曰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故形有摩而

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猶充形者。土為日化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也。不化精神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哉。故曰豈木哉。使木生者天也。猶充形者。其非形也。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論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者未嘗化也。化者。道也。不其所化。則化矣。所化者。萬物也。萬物。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細。萬物則心。不惑矣。以萬物為小事。而弗齊。死生則志。心。不惑矣。故心不惑。物也。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微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蹟。報壺子。列弟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幾。辟於壺。報走。

名也實帶帛貨財之寶不入者心不恤也機
論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
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等子求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僵僵脊管高下項膺下迫頤兩髀在上
子求楚人也僵脊管下竅也高於項出頭上
也膺肝腫也迫導至於頤也兩髀下在上脛
正負也賜讀精神燭營指天燭膺華也管其
隅越無之歟也持也

燭營讀曰自關於井脂井水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以觀龍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持

燭營讀曰自關於井脂井水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以觀龍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持

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公盟諸侯曰不唯晏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而利之故曰臨死地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可退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不故晏子可

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踰何不句踰矛可不摧不撓不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言不爲利勸也

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專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

公子孔丘名丘字仲尼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孔丘名丘字仲尼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卿士以獻子罕子罕不受兄國春秋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之子司成樂喜也宋人或得玉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之子司成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子我是皆良寶也不如人有其實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

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澗澗光陽時隱士也務光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曰不受寶也

此觀之至貴不待爵是也故曰不待爵也務光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貴許由務光見富若楚狂接與是也

羞也考叢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經天下不受焉用此書爲故曰廢矣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慙矣訟間田者桓公蘇信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季子不以爲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不聞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體道無缺之言今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瓴器嘗試叩之有音韻故曰自以爲樂也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不得志之貌仍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使之尤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乎天

天下至大者乎所據故不言乎也使得
下也據天下之圖籍行其權勢而制使殺身
雖恩者不肯為也故曰生貴於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
以蓋形適情不求餘也餘饑也蓋覆無天下不
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為摸也羨過
下無天下一實也等今贊人教倉子入河水

糲陽也教地名倉者以之餓而餐之渴而飲
常滿倉也在今榮陽縣北飢而餐之渴而飲
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草則身飽而教
倉不為之減也減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

端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飢與守其篤篋

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大憂內崩大怖生

狂除穢去累漢石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

目而不以視明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

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

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暗也狀

默為昧諭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

不知也故曰與化為一體也

也今夫繇者揭鑼雷魚龍土謂治道為繇道

揭舉也鑼研也革縫也青州謂之鑼受土籠也

鹽汗交有刀也三輔謂之鑼也籠受土籠也

流喘息薄喉白汗謂如鹽故曰鹽汗

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

時株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株陰也三輔人謂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蔭也脫舒也言跡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無重趨之越也嚴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弱踴躍而啼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

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

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樂於一晝夜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

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已備

之時雖懼之以死不知使之是死言不畏死知許由之貴于舜則

不貪物言不貪利嗜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

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

乎不如未為牆水之自無蹤有自有蹤無自

形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蹤無從有終始

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

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天言其無有壞外而能為之外論極大也無內言其

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

欲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

也儀法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

滑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

也肆體也謂之儀法也

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

也障蔽也言也謂之樂無益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也謂之樂無益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

也謂之樂無益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

曰營曲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子夏

失明冉伯牛爲厲失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

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

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

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

不感縣於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

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

此志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但猶雖情心鬱殖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

義以自防故

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

若夫至人量

腹而食度形而衣空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萬物爲利矣

處大廟之宇游無極之野

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

玩天地于掌握之中

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

夫豈爲貧富肥贍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

而能止之

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

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

若能便無有益心哉越人得蠶蛇以爲上肴

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博大蛇也其長丈厚以爲上者故知其無所用食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白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

仇由道晉之狀

國也晉智襄子伐之先路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仇餘之仇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

晉夫苟息謀於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璧馬假晉道既滅虢還歸於虞遂襲虞滅之君殺適立庶故曰滅故曰擒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

而亂四世

晉獻公伐虢戎得驪姬及其婦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嬖之生奚夷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吾懷公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公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

地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

地秦伐得其上使此王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

五君仇由齊桓胡王也適猶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云或來適者不治矢也不治矢言不爲而得用之然則爲者不得用之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篤夏日

之表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蕩肩也楚人謂肩爲蔓已止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十六

○